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一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錄

瑞應明本第一化

謹按通統錄帝君姓呂名巖字洞賓唐河中府永樂縣人氏曾祖廷之終浙東節度使祖渭性賦純良文詞精妙樂善好道多有陰德累遷禮部侍郎終潭州刺史贈陝州大都督渭生四子溫恭儉讓溫治春秋藻翰精富一時遷戶部員外郎終衡州刺史恭尚氣節喜縱橫終殿中侍御史儉多才進御史裏行讓有德善政遷太子右庶子終海州刺史其人乃讓季子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衆見有一白鶴自天飛下竟入房帳中不見母氏正寢亦夢驚覺即時真人降生異香滿室經日不散童稚時敦重少語不好戲長大身長六尺有餘道骨仙風鳳目入鬢眉秀鼻峰面色黃白左眉角右眼下各一痣如豆大兩足下龜紋隱起性稟純厚仁孝聰敏三教經書圓貫精熟常誦周易道德陰符經喜頂華陽巾衣黃白欄衫大條或道遠服冠

帶後不肯烟娶常慕清虛恬淡不好華飾富榮自幼年已有仙道志矣

象章曰夫大道人人本具物物全彰奈人自有生以來物慾交攻利名迷昧况自己无福緣祖宗无善德所以棄道遠矣故仙師云達道登真必仗祖宗陰德厚實自己

風生靈慧剛志果決可以省力成證豈虛言哉本紀帝君天性純厚仁孝聰敏三教經書一覽圓貫豈非風生靈慧果手祖陝州都督樂善好道政多陰德生四子皆顯

達乃父讓純厚仁善政有佳聲百姓敬慕故上知名遷太子官屬以此誠實遠感真仙謫降豈非善積餘慶乎帝君自冠以來不肯婚娶寶貴精神豈非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乎篤志修真心澄性朗養浩樂天名揚後世豈非全德要道以顯父母乎况繼

嗣玄元道統名襲紫府仙宗為天人聖師神化无方隱顯莫測豈可以常賢聖共語哉或疑各本載帝君生所及居處不一詳推乃父仕宦遷移又作者欲在本鄉人物

為美是以差誤不一今考河中府永樂鎮九峯山故宅基址儼然今建純陽萬壽宮是矣永樂縣至宋熙寧間改作鎮愚校正的實亦不敢固執庶幾同志無疑矣

黃梁夢覺第二化

唐憲宗元和五年時年二十一歲赴長安應舉寄居旅館一日有一羽士狀貌奇古美髻環目鶴鬢長裙手采不凡直詣館中揖坐話問誘化帝君入道帝君曰待某受一官爵光顯祖上門風然後隨師未晚羽士笑求一齋帝君命僕造飯覺身倦欲睡羽士於袖中取一枕與帝君曰此如意枕若枕此從爾平日所好即應就枕財方睡忽一使者至召狀元呂某受話始自州縣官次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无不備歷或熟或陞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子孫振振簪笄盈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產分散妻孥流于嶺表孑然窮弱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嗟歎恍然夢覺羽士在旁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帝君驚

曰君知我夢耶羽士曰子適來一夢焉慈榮  
悴多端五十年間一俄頃耳得不足喜喪不  
足憂且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人間世百年  
亦一大夢耳帝君豁然悟曰縱替纓極品金  
玉滿堂以此推之亦造物戲弄何足戀哉遂

作禮再拜曰先生非凡也願加點化愚蒙羽  
士曰汝既頓徹幻化空花利名桎梏回心向  
道易矣帝君曰某然少省如易中云遊魂為  
變死生之說蓋性至命之理望師慈憫指示  
修進之方羽士默然良久曰萬理融通則心

朗徹七情寧息則性圓明此心澄息自然本  
性玉虛又何遊魂為變性一太空寂明廓廓  
了无生滅何死生之慮哉乃知我本无生何  
名為死帝君茫然良久大洞明了再拜謝曰  
夙生慶幸得遇仙真通聞慈音妙義恍然不

知有我羽士曰吾所語汝乃性盡之妙一還  
事也以至慧命末後大事待汝果脫酒時再  
付未晚帝君謝曰師孰耳羽士曰吾鍾離其  
姓權名也雲房其字也吾居終南七星山鶴  
嶺子異日尋吾來言畢飄然而往帝君曰悵

然亦自樂次日回本鄉

袁章曰南華老仙因蝴蝶夢頓然大覺純  
陽帝君因黃梁夢了徹本元故南華經云  
且有大覺然後知此其大夢也純陽帝君  
頓然徹悟萬幻皆空一真洞曉旨哉美哉

慈濟陰德第三化

帝君回鄉中時遇飢荒聲捨資產糧米救濟  
飢貧得活者幾三二萬人鄉中耆老親屬亦  
喜亦勸存留資產為子孫計帝君歎曰夫人  
之失也自心昏迷本性以致貪戀幻物慳吝

錢財而生嗔怒憎愛沉淪苦趣某非敢抑諸  
親因少有省不足戀也如是作一詩以示鄉  
宿親屬云捕碎葫蘆踏碎琴飄然拂袖出儒  
林太初實相純如玉元始真如瑩若金丹焰  
冲天神莫測劍鋒入地鬼難尋自從一覺黃

梁後始信從前枉用心後別鄉里倬然往終  
南山尋師皆莫能留

袁章曰帝君別親時遇飢荒盡捨資產糧  
米救濟飢貧得活者三二萬人鄉中耆老  
親屬喜歎亦勸存留資產為子孫計真人

歎曰夫人之失也自心昏迷本性以致貪  
戀幻物慳吝錢財生嗔怒煩惱沉淪苦趣  
某非敢抑鄉耆因徹悟夢幻我身尚假財  
物何足戀也遂作此詩辭別入道奇哉愚  
評此詩因留註為同志受用攝碎葫蘆踏

碎琴粉碎幻化形骸飄然拂袖出儒林辨  
名利網起太初實相純如玉清淨法身元  
始真如瑩若金五古五今丹焰冲天人莫  
測靈光洞燭劍鋒入地鬼難尋智慧深藏  
自從一覺黃梁夢美夢不味始信從前枉

用心十載文章盡可憐人我之徒將此  
詩除四句改一覺為一見黃梁為黃龍似  
此問答不一以帝君飛劍斬黃龍吞哉如  
帝君詩云栗中藏世界芥子納須彌鑪內  
煮山川即六祖劫火燒淨底此皆喻真空

慧命之妙如般若梵語言智慧豈可假土  
地口鼓葛藤枝蔬乎以此誑惑愚俗是何  
心哉亦如熾盛佛降九曜且夫九曜星辰  
自天以來徑躔度數毫分无差且木星紫  
炁在人命中主人富貴聰明仁慈純善何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二

帝二

歷試五魔第四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彖

罪而佛降之若果降了則至今星辰不耀度亦无造化矣謬妄之甚佛心高明則笑其誰妄也詎上天星辰毀中國仙聖此輩歷歷惡報都沒結果奈何迷昧不復傷哉故真人神化記云吾之慧劍斬三尸六賊貪嗔愛慾煩惱障豈肯取人頭況超禪師與吾何仇故朱文公云君子仁慈猶克己神仙安肯取人頭信哉吾教西化經所載三十餘段事實故

宋仁宗贊云東訓尼父西化金仙又韓真人度慧禪師入道為馮尊師真人紫陽真人度道先禪師入道為紫賢真人又呂祖師度有德僧十餘人皆實事傳吾教並不彰耀誇矜因此人我之徒巧擬遮掩其先生亦有參和尚者呵呵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一

帝君將別鄉忽見家人皆病死帝君心无悼但但備葬其忽病死者皆起无恙此一試也一夜忽劫盜數十各持刀杖勒逼財物少頃家中財寶撻盡而去帝君並不動聲色任其所取此二試也次別鄉里三兩程途路抵暮遙見燈明遂往見草房兩間一老者携取魚網出帝君向前揖投宿老者曰我子然一身乘夜取魚推托再三遂開門言秀才自欲我去取魚令帝君閉門宴時忽一女子年二十許叫門帝君將謂老者親屬開門此女携一袱入門作禮云秀才妻夜晚迷路投一宿帝君答此非我家我亦在此與漁翁借歇我亦不敢留娘子宿女子云彼此客中一宿即去何必阻妾夜深黑暗妾亦去不得百端妖媚調戲又云妾家田產財物无數妾見携金寶若干妾願與秀才為妻有何不可亦不辜負秀才帝君默坐並不動心任女子百端至曉

忽開眼在一大樹下坐默自笑而起行此三試也次至一渡春潦水溢得一小舟來遂求渡上小舟將至中流黑風大浪雷電大雨俱至浪濤翻滾小舟翻側飄蕩帝君瞑目冥坐任生任死心若泰山將近岸小舟覆沉幸得上岸人問何故帝君笑而不答此四試也次夜至一旅舍約三更忽見奇形怪狀无數鬼神有欲打者有欲殺者帝君巍坐一切不問須臾有數夜叉押一囚血肉淋漓號叫仗劍來前曰汝宿世殺我今日見汝可速還我命帝君曰殺命宜也又何說焉引頸就殺忽聞空中叱喝神鬼即散不見有一人撫掌笑曰吾雲房也吾嘗歎仙才難得人之塵心難滅吾之求人向道甚於人欲求我也故五試汝子皆不動心然可以教子但功行未完全且授汝鍊黃白秘方可以濟物利人待汝功行滿吾來度子帝君曰得燒鍊口訣復問如此則鍊成時久有變異乎雲房曰三千年後還本質帝君慨然曰如此則必誤三千年後人也某不願為也雲房曰子心如此三十八百